

我從義教走來

文·圖 | 翁燕楓



幾年前，偶然的機會讓我參加了澳門大學與武漢師範大學舉辦的“陽光支教”活動。同行者有兩個讀碩士班的學姐，還有一個是我大學的同班好友，後來因活動大會安排，我們被分配到不同的兩個地方，而我被安排到恩施義教。就這樣，我們二十餘人坐上列車，翻山越嶺地來到大山，開啟了一星期的恩施義教之旅。

因為暑期，大山裡的孩子早已放假，我教的那個班相對特殊，由不同班別的零

丁學生拼湊而成，雖說每個班級會有五個義教成員負責，但當時聽說這個新班的學生特別調皮搗蛋，而無管理課室經驗的我被莫名地安排成班主任，內心可有說不出的忐忑。

這個班的第一天課堂就出了亂子。班裡有個小個子自不量力地去挑衅人高馬壯的大塊頭，只見他快速撲到大塊頭身上，雙腳利索地鉗著大塊頭的大腿不上不下，活像隻皮猴子。我心想，這樣的玩法誰受



得了呢！結果也正如我預料所及，大塊頭脾氣一上來，一個前空翻就將他摔倒在地，其他同學見狀就哄堂大笑起來。小個子雖然身子骨沒大礙，但面子卻掛不住，一早上下來都悶悶不樂，不吭一聲，把桌椅移到牆角作罷。當時的我暗暗地把整件事看在眼裡，心裡卻七上八下，有點不知所措。

當天下午的課堂，我特意搬了個椅子，靜靜地坐在小個子身旁聽課做筆記。半個小時後，他見我如此，竟然忸忸不安起來，抬起頭，提起筆，聽起課來，見他的轉變，我心生歡喜。放學後，我趁機找他聊天：“翁老師想跟你說件事，我很喜歡你們這個班，想回到澳門也能繼續和你們聯繫，想麻煩你幫忙申請一個 QQ 號，可以嗎？”他起初不吭聲，過了一會兒，他從書包抽出一張破紙條往我桌面一放，說：“寫一下你 QQ 的稱號和預設密碼！”結果，他第二天一早就把 QQ 號塞給了我。當時我笑看著他，他也腼腆地笑了起來。

之後幾天，他大改常態，一上課就專心做筆記，積極回答問題。他的認真學習，讓我覺得很欣慰。可在我義教的最後一節課，他又一反常態，上課拿著手機一直對著我，還時不時離

位在班中晃來晃去。此時，我正想：“孺子不可教也。”由於是最後一節課，我把失望的情緒堵進心裡。

回澳數天後，我不經意地掏出那張皺巴巴的破紙條，登入了那個 QQ 號，想看看恩施學生的近況，結果我驚喜地收到小個子一條約二十分鐘的短片，短片拍的就是我當天在恩施義教的最後一節課。短片勝於言語，我的內心久久不能平靜。

就是那次義教讓我愛上教學，堅定了我非做老師不可的信念。雖然工作辛苦忙碌，但卻樂在其中。我不覺得自己是大山裡匆匆的過客，或許我在大山孩子的心中播下了一粒生根發芽的生命種子，而我也從義教中成長。🌱



翁燕楓

濠江中學教師